

境主神的職能和醮儀的意義—— 金門傳統聚落境主廟的神明醮慶

時間：114年6月20日(五)14:00 YouTube 頻道播放

地點：金門新頭伍德宮

主講人：唐蕙韻(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)

記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一、境主神與金門傳統聚落境主廟

在傳統閩南民間信仰中，家宅空間有所謂「宅主」、「地基主」等神靈駐守；而在村社公廟所祀諸神中，也有「境主神」負責掌管所屬轄境。金門現有的傳統聚落裡，登記有案的寺廟超過兩百座，這些廟宇包含由村社居民集資興建的「公廟」及私人設立的「私廟」，各廟宇的主祀神往往不僅一位，這正是閩南民間多神信仰的典型現象。



圖一：金門金湖鎮新頭村伍德宮(圖源：人文沙龍團隊)

儘管主祀神並非單一，但其中通常僅有一位為「境主神」。鄰近村里間的境主神往往不同，但也有數個村莊供奉同一位境主神，或是境主神與稍遠村社相同的情況。主講人唐蕙韻教授指出，根據 2015 年金門縣文化局委託文史工作者進行的田野調查資料顯示，全島每年舉辦的寺廟醮慶多達兩百餘場，大多集中在農曆正月、三月、五月、六月、八月、九月及十月。然而，唐教授近年調查發現，寺廟醮慶的數量已減少至百餘場，主要為傳統聚落內與境主神相關的慶典。

境主神所謂的「境」究竟是什麼？根據民國初年學者顧頡剛（1893-1980）在《泉州的土地神》一文所記載，泉州城內與附郭地方可共分為 36 個「鋪」，而較大的鋪轄區又可細分為數個「境」，各個鋪和境都有各自祀奉的神祠與守護神，鋪境的劃分也因此成為神明管理及勢力的範圍區隔。

1982 年，民俗學家暨人類學家阮昌銳教授在其著作《莊嚴的世界》中，針對臺灣民間信仰進行調查，指出境主公的奉祀多以配祀與泉州人相關的寺廟為主，而唯一以境主公為主神的寺廟，只有新竹市士林里的「境福宮」。近年來對「境主神」的研究則指出，彰化、雲林及臺南地區為境主神主要分布地點，而這些地區的共同特點，正是泉州移民的聚集處。

唐教授進一步說明，「境主觀念」及其奉祀情形與境域範圍，反映了民間信仰除了家宅空間的宅主、地基主等神靈祭祀外，對於共同村社空間轄屬神明的職能需求，以及其家門之外的「境內」公社之共同領域的認知。這些觀念的建立與傳播，都與泉州移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金門俗諺有云：「無宮不成鄉。」這句話深刻體現了廟宇在金門人心中的地位。在金門的自然聚落中，居民姓氏相同者稱為「單姓村」，反之則為「雜姓村」。單姓村往往設有家廟、宗祠，但在傳統觀念中，家廟、宗祠必須在設立境主神廟之後才能進行。依序建立公廟、家廟，才能構成賴以安居的鄉土。

金門的傳統聚落內至少會有一座廟宇供奉境主神，這位境主神可能是「當境公」，也可能是「王公王娘」。各村境主神由起建宮廟的當地居民指稱，並代代相傳。以金城市區的「後浦」地區為例，各境的境廟和境主神分別為：

後浦共同境主：昭德宮，蘇府四王爺。

東門境：代天府，池王爺。

南門境：天后宮，南濱王（藍賓王）。

西門境：外武廟，韓王爺。

北門境：北鎮廟，玄天上帝（上帝公）。

水門：睢陽廟，厲王爺。

土門：福德正神。

昭德宮舊名為「觀德堂」，曾是清代水師內校場之閱操廳，主祀蘇府王爺，從祀邱、梁、秦、蔡諸姓王爺及天上聖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後浦地區的共同境主並非昭德宮主祀的蘇王爺，而是四千歲秦王爺。又如南門境的天后宮，其境主神亦非主祀的媽祖，而是右側陪祀的南濱王（藍賓王）。



圖二：金城市區「後浦」地區各境的境廟和境主神（圖源：講者簡報，由唐蕙韻教授標註，底圖來源為 2015 年翻攝公開看板浯島城隍小迎路線圖）

二、境主神的職能、意涵與祈安醮儀中的信眾參與

境主神的成立究竟所為何來？唐教授在調查研究中發現，關於這個問題，每個人的說法都不同，各地耆老也依據自身閱聞經驗提出解釋。據信眾前往各廟「問事」的乩示（即神靈降駕附體於乩身，得以與信眾溝通並傳達旨意）文輯所載，各廟神祇常會指示信眾轉往住家附近的境主神廟尋求協助。

舉例來說，2008 年出版之《金門沙美萬安堂各尊王爺乩示文輯錄》中，記載了主祀神藥王孫真人（唐代名醫孫思邈，541 或 581-682）指示一位求孕的信眾，

她的問題並非服藥調理身體就能解決，而是受到外界靈體的干擾阻礙，需要備妥祭祀用品，回到住家附近的境主神廟祭祀，尋求協助。又如〈金門威靈殿張公壇乩示〉（此為私人扶乩神壇自行籌款興建的宮廟，主祀張公聖君）中，也有信眾因家運不順、兒子作怪夢、諮詢新屋入厝吉日等因素前來，神祇亦指示信眾回到村廟的境主神處尋求協助。由此可知，境主神具備查處境內陰陽干係，主持境內驅邪、改運、入宅儀式等功能，顯示在人力未及時，仍需境主神提供協助。

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，有信眾詢問威靈殿張公聖君，嫁往臺灣的女兒何時能生育。乩示指出，象徵主掌生育子嗣的「生命花園」（元神花叢）長了蟲，影響了花開（生子），需要境主神協助讓管轄生命花園的花公、花娘清理害蟲，同時也需要燒化符咒淨化房間。當信眾提問是否要將符咒寄往臺灣時，乩示表示僅需要在女兒曾住過的房間進行便可，因為「在金門生，花園就在金門」。這說明了人的生身之處，亦為境主神所轄之「境」，並不會隨著人身移動而改變。由此可見，境主神在金門民間信仰中，無論是個人日常生活還是集體風俗習慣的互動上，都占據著關鍵而深刻的地位。

金門民間廟會慶典與境主神廟相關醮儀大致可分為三種：一為正月初九「天公生」前後舉行的單日清醮，稱為「天香醮」；二為依各廟慣例，為境主神或廟內所祀其他神祇誕辰而輪流舉辦的年度醮儀，稱為「祈安醮」，多為兩日或單日清醮；三為廟重修或重建後，擇吉日重開廟門，舉行三日之「慶成奠安醮」，抑或廟神採得新神乩，坐禁訓乩出禁後，舉辦通常為二日的「慶成祈福醮」。

唐教授指出，境主神祈安醮儀所張貼的「榜文」，有助於了解醮儀的目的、主壇道士或法師的姓氏、醮儀地點、神乩姓名、神譯人員（解譯神語者）姓名，以及該村落主事耆老代表（鄉老）、該次醮儀的輪值籌辦人員名單（頭家），還有各家戶戶長姓名及人口數（鄉眾）等重要資訊。在具體的設醮儀式中，道士壇與法師壇的流程大致相同，而針對境主神信仰，居民們的參與度尤為重要。除了依家戶人口數繳納「人口錢」作為醮儀資金來源，也開放信眾自行捐獻資金。儀式過程中也有需要信眾參與的環節，例如向天公和眾神獻上鮮花、燈、茶、果、寶、糖、米等物品，由頭家代表跟隨主壇道士或法師在壇前頂禮敬拜，稱為「獻敬」或「獻供」。

另一個環節是透過神乩晉獻金紙和全境家戶疏文，由頭家代表鄉社信眾向天庭眾神納供，祈求平安、添丁增口和福壽，這稱為「進（晉）桶盤」（亦稱進金紙、晉帛、晉捧盤），這是舊時以捧盤、鋪墊紅綾承裝禮品的形式所遺留下來的習俗。若當年度有特殊祈求之信眾，也可自備金紙桶盤列跪。

布造金橋／過關度限儀式流程

混元壇 - 陳金鑫 / 新頭伍德宮 2018.5.26

1. 儀式開始—鑲布(擬象短劇)
2. 賣布—走四城門叫賣(擬象短劇)
3. 布沒賣出，敬獻給限官造橋(武科)
4. 搭橋
5. 法師對向來回敬歌敬舞敬令造橋
6. 頭家及各神明乩身捧持神像金身準備過橋
7. 造橋完成，法師帶領眾神先過橋
8. 而後民眾依主胄次序隨法師念誦各生再經文過橋
9. 橋頭將軍(綠衣)
10. 橋尾土地(黃衣)，和小三牲，儀式結束移動橋頭、推倒紙像，與金紙回燒化

圖三：「布造金橋／過關度限」儀式流程(圖源：講者簡報)

盧憲龍拍攝／圖說

信眾們實際參與的活動，還包括境內的繞境活動以及走出村社邊緣界線的「出社」活動。這些活動由神乩、法師或道士帶領信眾組織的旗鼓輦（神旗神轎）陣頭，沿村內外本境所屬領地，安鎮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等神明所屬兵將旗幟駐紮地，稱之「鎮五方」。若家戶在家門口設香案、香爐和祭祀品，神乩會逐一在香案前施禮、換香；若為法師壇，則為各家戶新貼神明兵符，並吹角、甩鞭，敕令符兵駐守和淨化宅庭。

唐教授特別提到「布造金橋」（過布橋）的儀式環節，這也是醮儀最後的尾聲。在這個儀式中，法師壇會以「賣花布」的短劇形式，且唱且舞，並和壇班後場人員對白。接著，以歌舞在「限官」（主持造橋、見證過橋者）面前，將花布敕令成為過關度限的布橋。開始造橋後，會有一位法師加入，兩人雙手各執令旗，繞橋而行，且以擺腰、搖裙、撫頰等動作，配合高聲歌唱，並在鋪有花布的長凳上陸續擺設象徵北斗七星的七疊金紙，橋下則設有元辰燈。主法法師會按照十二生肖的次序，唸誦逗趣口白，依序帶領各生肖信眾，從「橋頭將軍」（綠衣紅面紙佛）守護的起點，走到「橋尾土地」（黃衣白面紙佛）盡頭，安全下橋。隨即，布橋會被撤走，紙像與金紙一同燒化，象徵信眾已度過該年度的命運大限、小限（大小災厄）。

這段兼具戲劇與娛樂性質的儀式，不僅能讓信眾更有實際參與感，也往往吸引許多儀式參與者以外的觀眾駐足觀看。過布橋的「過關轉化」寓意濃厚，透過這些消災解厄的儀式，信眾能在境主神的護佑下平安度日，也充分顯示了境主神的職能。

三、實地導覽伍德宮放兵儀式及宮內所祀神祇

唐教授實地導覽位於金湖鎮新頭村濱海處的伍德宮。這座廟宇主祀蘇府王爺，每年農曆四月十二日為其神誕，舉行繞境放兵。據廟方碑文記載，相傳唐代將軍蘇永盛因輔佐牧馬侯陳淵（民間信仰尊稱為開悟聖王、開悟尊王、開悟恩主等）開發金門有功，為感念其生前功績，興建伍德宮奉祀。清代於金門設置鎮總兵，尊蘇府王爺為護營神，隨著軍人分駐臺灣各地，也將蘇府王爺的分靈帶往駐地奉祀，因此各地奉祀蘇府王爺的廟宇都尊伍德宮為祖廟。

由法師周世勳先生主法的「放兵儀式」乃是「鎮五方」儀式環節的一部分。法師藉由揮動法索「召軍」聚集兵將，再以令旗進行「點軍」，以法劍指揮「派軍」。透過這些環節，調動的軍將分駐境內五方營地駐紮，以守衛境內安寧。法師在儀式中會運用到單腳跳進、仰頭噴酒灑淨等富有表演性的「武科」動作，並



圖四：(左上、右上)唐蕙韻教授(左)與伍德宮陳財福主委(右)導覽宮內所祀神祇；(左下)法師周世勳先生主法「放兵儀式」；(右下)新頭村陳錦章里長介紹伍德宮的風水傳說(圖源：人文沙龍團隊)

以劍割舌放血救符。所救諸符中如「竹符」，多以青色竹筒製成，上綁紅布，底部削尖可插入土中，竹身書寫符令與五營將軍名諱，以示神靈保衛。此外，還有布符、石符、草人等，視情況需要使用。

導覽中，新頭村里長陳錦章先生為我們介紹了伍德宮的風水傳說，也詳盡解說宮內從祀的邱王爺、梁王爺、秦王爺、蔡王爺、黃府將軍、水仙王、六姓府王爺等神祇。而新頭村民陳金鑫先生是一位資深法師，由他導覽宮內特有神明黃府將軍神像的由來。據傳，這尊神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擲海中，漂流至伍德宮前的海灘，因而被迎入宮中供奉。陳金鑫先生也介紹了神案斗燈的豐富意涵：斗內有燈、五穀、韭菜、芋頭等物品，象徵添丁進寶和平安長久，斗內另有劍代表東方、青龍與五行之木，戥(秤)代表西方、白虎與五行之金，尺代表北方、玄武與五行之水，剪刀代表南方、朱雀與五行之火。因此，斗內如同微縮宇宙般，涵蓋了四方與無限生機。

境主觀念及其奉祀情形、境域範圍，不僅反映了民間信仰中對於共同村社空間轄屬神明的職能需求，更是對「境內」共同領域的認知與認同，同時也反映民眾個人生命關懷與社會生活中的結構關係。近年來，金門村社裡新建房舍日益增多，外鄉居民也陸續遷入，若這些新居民不主動參與村廟事務，恐怕將無從得知眾多神像中哪一尊才是境主神。此外，隨著民俗廟會活動受到媒體宣傳與文化政策的重視，也逐漸吸引了年輕世代主動參與。然而，如何讓參與者更深入認識與理解境主神與境內關係和意義，仍然是有待深入思索的問題。